

凉山彝族

舞蹈素材收集整理与研究

雷 睿 沈惹晓贞 赵 明 刘 怡◎编著

LIANGSHAN YIZU
WUDAO SUCAI SHOUJI ZHENGLI YU YANJIU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基金资助：西南民族大学 2017 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项目编号：2017SZYQN30.

凉山彝族舞蹈素材收集整理与研究

雷睿 沈蕊晓贞 赵明 刘怡 编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凉山彝族舞蹈素材收集整理与研究 / 雷睿等编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 - 7 - 5136 - 4572 - 0

I. ①凉… II. ①雷… III. ①彝族—民族舞蹈—研究—凉山彝族自治州 IV. ①J722. 221.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3221 号

责任编辑 李煜萍

责任印制 马小宾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刷者 北京金明盛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 6. 25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

定 价 58.00 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第 8179 号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 68330607)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8355416 010 -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 (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 - 88386794

序言 | PREFACE

彝族是“藏羌彝文化走廊”中重要的一支，其中凉山彝族人民以其质朴刚强的秉性、热情善良的性格感动着我、激发着我。20世纪50年代我进入凉山彝族自治州，生活在民主改革时期的彝族人民更是展现出崭新的风貌，这样一种有着丰富情感、独特性格、崭新精神面貌的彝族人民形象冲击着创作者的欲望，他们渴望冲破世世代代的枷锁，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翁，这种自由与欢乐激发我编创出《快乐的啰嗦》，获得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金像奖。彝族舞蹈也随着《快乐的啰嗦》《阿哥，追！》这些精品剧目的出现开始风靡全国，成为全国各大舞蹈团体的必演节目。然而在藏、蒙、维、朝、傣等民族舞蹈教材被纳入各大高校课堂的今天，凉山彝族却始终没有一套系统的舞蹈教材。深厚的凉山彝族舞蹈文化及它所特有的风格动律，使其近年得到业内舞蹈创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强烈关注，但这种关注仅限于进行作品编创，并未形成完整的彝族舞蹈教材体系，推广与普及更无从谈及，因此分析整理出一套科学的舞蹈教材来填补这项空白，就显得弥足珍贵。

2013年7月20日，我在西昌巧遇沈惹晓贞教授带领着《凉山彝族舞蹈素材的收集整理与开发研究》课题组成员雷睿、刘怡、赵明、桑斯尔，对凉山歌舞团舞蹈演员及退休的老一辈艺术家进行采访，并得知他们从2011年至2015年期间在凉山彝族地区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收集彝族舞蹈素材，他们先后5次深入凉山州甘洛、布拖、美姑、越西、昭觉县进行采风、调研，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深入民间，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里能够像他们一样认真、踏实做事情实属难得。这部教材绝非“空穴来风”，而是经过长期实地考察调研、仔细分析筛选、悉心揣摩提炼而来的；这本教材不是在家里、办公室里、教室里“坐着编出来的”，而是从田野里、生活中、彝族人民的身上真切提炼而来的。我认为在中国民族民间舞的传承与发展中，坚守本民族地域舞蹈文化特征，在民族属性基础上保持不同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多样性，是这个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底线，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改革开放后，民族民间舞受外来文化思潮的巨大冲击，在民族舞的原生态性遭到威胁的大环境中，彝族舞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重创甚至面临消亡的危机，所以整理出一套科学的彝族舞蹈教材势在必行，但实际行动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在困难面前西南民族大学舞蹈系尽己所力排除万难，整理出一套规范、完整、系统、具有训练价值的凉山彝族舞蹈教材，使学生能够全方位地掌握彝族舞蹈中不同风格的舞蹈内容、形式及特点。西南民族舞蹈系的这部教材是深入凉山彝族地区进行生活采风、实践编排而成的，更有利于正面引导学生对彝族历史文化、习俗、民族性格的准确理解。本教材对凉山彝族民族民间舞蹈乃至彝族文化都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丰富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教育中彝族舞蹈教材，传承彝族民间舞蹈文化。

西南民族大学舞蹈系脚踏实地做事的精神感动了我，课题组邀请我为其写序，倍感荣幸，更为这个民族独具魅力的舞蹈素材、勇敢善良的精神而动容，我希望能为这部教材献一份力，为彝族民间舞蹈献一份力。



2016年3月5日

目录 | CONTENTS

序言 冷茂弘

第一部分

凉山彝族
舞蹈文化研究

1. 凉山彝族舞蹈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 /3
2. 巫傩文化视野中的凉山彝族苏尼舞初探 /10
3. 当代凉山彝族舞蹈的现代性嬗变与创新 /16
4. 彝族达体舞现象的思考 /22
5. 回眸凉山彝族舞蹈 /27

第二部分

凉山彝族
民族民间舞蹈
动律挖掘与整理

1. 把上活动 /35
2. 摆手与交替步训练 /38
3. 拐腿（着裙）/41
4. 三步一抬 /44
5. 男女对脚 /54
6. 披毡徒手 /59
7. 披毡训练组合 /62
8. 月琴组合 /65
9. 荡裙组合 /74

附录1 典型音乐伴奏乐谱 /79

附录2 凉山彝族舞蹈高级人才名录 /82

后记 /91



第一部分

凉山彝族舞蹈文化研究



01 第一节

凉山彝族舞蹈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

提要：凉山彝族舞蹈拥有悠久的历史 and 传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辉煌一时；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也编创出了一些优秀作品，却被淹没在后来居上的朝鲜族、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民族舞蹈中，失去了往日的荣光。本文在调查研究凉山地区彝族舞蹈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传承和发展凉山彝族舞蹈的建议和思考。

生活在金沙江两岸的彝民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在其悠久的历史中，创造了浩瀚灿烂的文化艺术。这些文化艺术往往通过文字、语言、表演、造型的手段塑造和表现，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彝族舞蹈和其他姊妹艺术一样，有着古老的传统和鲜明的特色。今天，极具表现力的舞蹈艺术，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为了较为完整地了解凉山彝族舞蹈的传承和发展现状，2011 年开始，我们连续 3 年利用寒暑假深入四川凉山彝族地区调研采风，先后走访了大小凉山的依诺方言区、圣扎方言区、所地方言区。在甘洛县的普昌、田坝镇，越西县的南箐乡，美姑县的候补来拖，雷波县的山棱岗，昭觉县的古里拉达，喜德县的拉克镇，布拖县的九都乡，普格县的小兴场镇及会理、

会东、西昌等地进行调查，在对凉山彝族舞蹈现状作一梳理的基础上进行分析与思考，并提出一些看法。

一、凉山彝族舞蹈的现状

为了便于叙述，我们将凉山彝族舞蹈的现状，划分为三个板块，即传统民间舞蹈、彝族达体舞、专业舞蹈。

（一）传统民间舞蹈

现代凉山彝族人的日常生活中，例如丰收的时节、热闹的婚礼、送别老人的丧事喜办、祭奠先祖的日子里，我们还能看到那些传承了数千年的传统舞蹈。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学者将传统彝族民间舞蹈，依照它的用途分为“节日舞”“婚礼舞”“丧事舞”“祭祀舞”“游戏舞”“自娱性舞”“模拟劳动舞”等，这是一般的民俗学研究分类法。作为舞蹈学研究，笔者以为依据舞蹈的本体及其特征来归类舞蹈更为恰当。在此，笔者将传统彝族民间舞蹈分为：“踏歌类”“旋舞类”“脚舞类”“武士舞类”“皮鼓舞类”“模拟舞类”等与同仁商榷。由于篇幅的原因，我们在每类舞蹈中只选取一至两种舞蹈简述之。

1. 踏歌类。“踏歌类”舞蹈，指舞者踏歌

而行的简单歌舞。这类舞蹈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有：《朵乐荷舞》《达尔大木呷》《献酒歌》《阿依阿支》等。

《朵乐荷舞》：彝语“都火都格”（戏火、玩火之意），因在其歌舞的歌词中，反复使用“朵乐荷”一词而得名。朵乐荷舞主要流传在凉山的布拖、普格等“所地”^①地区，每年农历6月24日的火把节上，我们都能看到其多彩、壮观的歌舞。舞者青年女子居多，也有中年和少女参与。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她们一手持黄伞，一手牵着前者的荷包带，朝逆时针方向围成圆圈踏歌而行。一人领唱众人附和，唱完一段后，再朝顺时针方向继续行进，如此无限反复踏歌舞蹈。舞蹈动作虽然简单，但音乐旋律悠扬，歌词丰富多变。其间或有选美的评委老人在旁指指点点，或是众多的年轻男子注目观赏。在节日的数天里，或踏歌到夕阳西下，或踏歌到星月当顶。她们深情地歌唱节日的幸福、快乐，歌唱家乡年年有新的变化，赞美爱情无限美好，等等。

许多年以前，朵乐荷舞者不是手撑黄雨伞，而是手拿一根剥了半截皮的花树枝，行走在男人围成的夹道中边歌边舞，并不时抽打男人们不老实的手，使男女间的情爱既坦荡炽烈又风趣幽默。如今那古老的花树枝换成了金灿灿的小黄伞，她们依然怀着对幸福的祈愿，围着圆圈踏歌起舞。黄伞娇艳了她们的脸庞、衣裙，也装点了节日的天空。

2. 旋舞类。“旋舞类”指舞者手牵披毡、一边旋转一边对歌的歌舞。这类舞蹈（歌舞），多在婚礼或丧事喜办时出现。有时，也边念韵白边舞蹈，男女均可参加。舞者往往手牵披毡，

或一手举着酒杯，一边旋转换位，一边歌唱。有时旋转一两圈，有时连转数圈，依唱词及旋律的长短而定，旋转中自然地加入蹲转。披毡随身舞动，犹如大鹏展翅，韵味深长。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悠悠的歌声环绕房梁、院坝，青色、白色的披毡在旋转、飞扬，仿佛是精灵在歌唱舞蹈。

今天在彝族地区还能看到的旋舞有：“阿莫尼惹”“作”“觉迟”“阿斯莫莫作”“阿列瓦都史”“依史乌歌”“阿莫阿尼”等。这些舞蹈因歌唱的内容不同，其名称也就不同；但舞蹈的形式和披毡的使用，均大同小异，如出一辙。

《阿莫尼惹舞》：舞者身披羊毛擀制的披毡和绸缎披毡，双手握住披毡两侧的边缘，上下、左右舞动，再蹲转移位；或一手叉腰，另一手向里、向外摆动，再加蹲转换位。舞者两人以上，男女都可歌舞。悠扬的旋律、丰富的唱词，令歌舞可以通宵达旦。每一次婚礼或喜丧，在场人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民族历史及文化的感染和熏陶。

3. 鼓舞类。鼓舞类指彝族巫师（苏尼、莫尼）的舞蹈。《羊皮鼓舞》是凉山地区彝族苏尼（巫师）为人祈祷、给病人祛邪驱鬼时跳的一种舞蹈。舞者左手持鼓，右手持鼓槌，口中念念有词，一边击鼓一边旋转、跳跃。舞者双肩前后快速抖动，再全身颤动，或全蹲或半蹲身姿，向左、右纵跳，或向上跃起。不时吸腿

^① 中国彝族按语言分为6大方言区：东、南、西、北、中、东南。北方方言区的彝族多数自称为“诺苏”，人口约228万多人（2000年），主要分布在四川省，其次分布云南省。北方方言分两个次方言：北部次方言、南部次方言。其中北部次方言包括三个土语：圣乍土语、义诺土语、田坝土语，南部次方言包括两个土语：会理土语（所地话）、布拖土语（阿都话）。

退跳转或倒在地上躺转等等。皮鼓舞的动作、节奏、技巧甚多，是不可多得的彝族文化遗产。

4. 脚舞类。脚舞指以脚部动作为主的舞蹈。这类舞蹈有《对脚舞》《蹓脚舞》等，时常在节日、婚丧、集会时自娱自乐。

《对脚舞》：流行于四川省喜德、越西、布拖等地区，舞蹈时没有乐器伴奏，也不歌唱，而是以整齐、有力的脚步声及默契的内心节奏舞蹈。舞者时而发出“赤、尼、锁、耳”（彝语：一二三四之意）的喊声，以统一步伐。多为男子二人或多人相对而舞，动作粗犷，节奏鲜明。如果男女对舞，男子的舞蹈风格多刚毅雄健，女子则多温柔婉约。男女在跳“对脚舞”时，默契而含蓄，好似以舞代言传情达意。手部动作虽少，但也有多种不同的拉手方式。有时也会双手叉腰，或一手叉腰一手搭肩，或两手并列交叉拉手，时而又根据脚步的变化而放开双手等。脚步动作变化较多，其主要动作：向前进、向后退，踏地对脚及前后变身、跳转等。别致的连续对脚，自信欢快的交流，使人纵情忘返，尽兴方止。

《蹓脚舞》：《蹓脚舞》则有简单的乐器伴奏，一般是笛子，或许因此现在有人称之为“笛脚舞”^[1]，抑或由于彝族方言蹓（dí）字计算机输入法找不到，也称为蹓脚舞。是自娱性的多组合舞蹈，其舞动与傈僳族等其他民族有许多相似之处，流传于会理、会东一带。

5. 武士舞类。“武士”舞指在丧事或祭祖时，人们假扮武士跳的舞蹈。现在凉山彝族地区还能看到的武士舞有：《刀舞》（彝语：瓦子列）、《铃铛舞》（彝语：扯格）、《铁叉舞》（彝语：射都解且）等。

《刀舞》：舞者右手持刀（有的地方还着牛皮盔甲）并排或相对而立，一边说着有节奏的韵文，一边碎步行进。舞者左右摆动手中闪亮的长刀，并不时向下或左右砍杀。其韵白内容多为悼念逝者、安慰亲属，或歌颂民族的历史和英雄人物，并护送逝者的灵魂穿越无数的艰难险阻奔向天堂。该舞蹈流传较为普遍，在大小凉山许多地方都能看到。

《摆手舞》：流行于四川凉山的喜德、越西、甘洛一带。舞者一手上举，另一手下垂或与同伴拉手。男子舞蹈时手高举至头顶，妇女则仅举手至肩部。用全脚掌做碎步前行，并互相交换位置。人数众多时，有横排、斜排、四方形等队形。其队形及动作的变换，跟随领舞者的变换而变化。手的摆动有上下摆动、前后抖动、左右摇动等。摆手时，肘部与臂部摆动的幅度较小，碎步行走时要保持上身挺直并昂首。摆手舞者精神焕发，神采奕奕，表现出彝族人高贵的气质和昂扬向上的精神。

6. 模拟舞。指人们模拟劳动及动物形态动作的舞蹈。现在经常能看到的有《荞子舞》《包谷舞》《牛儿跳圈舞》《公鸡打架舞》等。这些舞蹈，凉山各地都仍在流传。

《荞子丰收》《包谷舞》大多是模拟劳动的动作及生产的过程。而《公鸡打架舞》是男子一人或二人表演的游戏舞蹈，舞者双腿下蹲，不断昂首挺胸，蹬腿向前，模仿公鸡对啄的形态，舞蹈动作诙谐幽默，妙趣横生。

岁月在不断流逝，但这些传统的民间舞蹈，今天仍然在金沙江两岸的大小凉山传承；在相同的旋律、不变的节奏及速度中，凉山彝族民族民间舞蹈一遍又一遍地演绎和跳动。每一个

动作、每一段旋律,都积淀了彝族人的审美情趣、爱好、风尚。采风途中,每一次看到这些优美、壮观的舞蹈场景,我们的心中总有一股股暖流在涌动,惊叹彝族人民为丰富中华民族文化所贡献的宝贵文化遗产。

（二）彝族达体舞在民间普及与传播

在彝族民间广为传承的舞蹈,除传统民间舞外,还有《彝族达体舞》。“达体”彝语意为“踏地而舞”。20 世纪的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凉山州群众艺术馆、州歌舞团的舞蹈家、音乐家们,从彝族民间流传的音乐、舞蹈中,挖掘、提炼、规范,编创了两套《彝族达体舞》。

两套《彝族达体舞》共十二段歌舞。既有如歌的行进,又有热烈欢快的跳动;既有优美舒展的舞段,也有粗犷豪放的呈现,是不可多得的精美组合舞蹈。《彝族达体舞》问世后,在大小凉山受到热烈的欢迎,得到广泛的普及和传承。

《彝族达体舞》音乐旋律优美,融彝族传统音乐和现代音乐于一体,悠扬流畅,优美动听,飘逸潇洒;舞蹈动作简练明丽,热情奔放,深沉欢快;其队形既可牵手圆圈而舞,也可横排方阵齐动。舞蹈集参与性、自娱性、互动性为一体,易学易跳,男女老幼咸宜,适合不同的场地和空间,少则数人,多则成千上万人共舞同乐。

《达体舞》创编已有二十多年了,她经受了岁月的洗礼、时光的检验。这株植根于民族民间文化丰稔大地上的艺术奇葩,深受彝族人民群众的青睐,可谓一舞惊艳天南地北。今天的大小凉山,无论在田间地头,还是民间小院;无论红白喜事,还是广场集会,我们都能看到

“彝族达体舞”。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彝族地区学校的课间休息、公务员和厂矿工人的工休时间,乃至成都、昆明、北京的一些休闲广场,快乐幸福的人们都在如痴如醉地跳《彝族达体舞》。不仅如此,《彝族达体舞》还走出了国门,传到了亚洲和欧美的许多国家,影响深远,赢得了国内外舞蹈专家和四海宾朋的好评和喜爱。

（三）凉山彝族专业舞蹈

凉山的舞蹈现状除了传统民间舞、彝族达体舞外,还有专业舞蹈的发展。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凉山州政府组建了以歌舞为主的凉山文工团(20 世纪 80 年代初更名为凉山州歌舞团),凉山地区才有了专业舞蹈的演出。凉山文工团的艺术工作者长期深入生活,在不断吸收民族民间文化养分的基础上,编创出了许多优秀的彝族舞蹈作品,如《快乐的诺苏》《阿哥追》《红披毡》等,其中《快乐的诺苏》《阿哥追》荣获中华民族二十世纪经典舞蹈金像奖和提名奖。

改革开放后,凉山歌舞团又创作了《喜背新娘》《刀舞》《溪涧》《阿惹妞》等作品,近十多年来,凉山专业舞台上还出现了《牛角号》,歌舞剧《月亮部落》,大型舞蹈《火·图腾》《五彩凉山》等剧(节)目。同时,凉山州及外地的艺术家们,也加入彝族舞蹈的创作队伍中,创作出了《妈妈的儿子》、《石磨歌》等舞蹈节目。这些舞蹈节(剧)目,受到州内外广大观众的广泛欢迎和好评。凉山彝族的专业舞蹈走过了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发展历程,为中华民族的舞蹈百花园,增添了绚烂的彝族舞蹈之花,受到业界普遍的赞誉。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近些年来,凉山的

专业舞蹈创作人员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剧团虽然也多次到省城、北京、港台及国外演出并受到热烈欢迎。但与人们对精品舞蹈越来越高的精神追求相比较,泛泛之作居多精品偏少,无法满足人们对彝族舞蹈的审美需求。凉山的民众喜爱舞蹈,凉山彝族舞蹈需要传承与发展。人们希望凉山的专业舞蹈工作者,再接再厉,攀登新高峰,展露新风采。

综上,由传统舞蹈、彝族达体舞、专业舞蹈三个板块,组合成凉山彝族舞蹈的全景,其现状有喜也有忧。喜的是传统舞蹈在不断传承,彝族达体舞在广泛普及,专业舞蹈在与时俱进;忧的是彝族舞蹈在传承和发展中,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和改进。

二、传承与发展的思考

(一) 彝族民众渴望舞蹈

在大小凉山的村村寨寨,传统的民族民间舞仍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彝族青年男女的传统婚礼上,人们仍然在如痴如醉地旋舞对歌,通宵达旦;在彝族老人的丧事祭奠中,武士舞还是那么粗犷、豪放;在火把节草坪上,人们还是踏着歌诉说着天地的由来、歌颂美好的生活;每当夜晚降临,西昌城的火把广场、月城广场和各县城的广场上,乃至众多大商城门前的开阔地带,都聚集成百上千的民众,手牵着手跳起着彝族达体舞和各种健身舞蹈。

显然,现代社会中,舞蹈不仅有审美的功能,还有娱乐、健身、游戏及各种民俗活动的功能。我们高兴地看到,今天的彝族舞蹈结束了只供少数人欣赏、娱乐的日子,成为民众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对于舞蹈工作者来说,无疑是

一种欣慰,同时也是一种激励和莫大的鞭策。

然而,我们也发现彝族民间传统舞蹈过于单调,专业舞蹈精品太少,这使我们想到,如果像加工、整理、编创《彝族达体舞》那样,对传统民俗民间舞蹈进行一些加工、整理、编创,那么这些传统舞蹈就不再单调和孤独了。也许有人会说,编创改动后的民族民间舞蹈就不再是传统舞蹈。但笔者却认为:任何传统都会有第一次,过去是现在的传统,现在是将来的传统。如果我们以民间舞蹈中那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民族血脉为基因,在丰厚的彝族传统文化的指引下,根据民众的审美要求,进行规范整理后,再编创提高,一定会得到民众的认可并实现普及。那么,彝族民间舞蹈,就会得到更快的发展。以此为基础,彝族专业舞蹈的发展,就会有更加雄厚的生活基础。

时间在流逝中凭借一定的物质形式而成为历史。舞蹈从生活中来、从民众中来,还应该回到生活中去、到民众中去。如果我们的舞蹈工作者,不是太注重比赛、拿奖,而是再多一些人文关怀、终极关怀,对民间舞蹈的关注,我们的新舞蹈就会拥有丰厚的群众基础,就能长久、健康、快速地发展,并最终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下来。没有群众基础的舞蹈,不论多么高精尖,终将是昙花一现,无法传承发展。

(二) 舞蹈动律是传承发展彝族舞蹈的关键

在关于凉山彝族舞蹈的调查采风过程中,我们思考最多的,还是如何传承和发展。

我们在彝族精品舞蹈《快乐的诺苏》中,看到了传统舞蹈“瓦子列”的摆手和碎步;在《刀舞》中看到彝族传统“武士舞”的挥刀和

步伐；在《彝族达体舞》中，看到了跺脚、对脚、滑步、拐腿、垫步等众多彝族传统民间舞蹈的元素。这些元素经过加工、整理、创新，组合成了新的彝族舞蹈形象。正是这些传统舞蹈元素，赋予这些舞蹈鲜明的民族特色。我们知道，保持舞蹈的民族特色，还有很多的手法，如服装、音乐、故事情节等，但直接从民族民间舞蹈中汲取营养，是民族民间舞蹈传承和发展的根，有了根才能茁壮成长、枝繁叶茂。

在目前的彝族舞蹈发展创新过程中，我们发现凉山彝族舞蹈比起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朝鲜族的民间舞蹈，尤其独具特色，但还是少了些韵律化的舞动。彝族舞蹈动律的发掘整理，成为彝族舞蹈发展的瓶颈。我们知道舞蹈动律是形成独特舞蹈风格的核心，有了好的舞蹈动律，才能创作出传世的舞蹈佳作。

如彝族舞蹈《阿哥追》中的跑跳步和滑步，创新了彝族舞蹈的动律，再加上传统摆手的创新变换，形成了鲜活的彝族舞蹈形象。又如彝族舞蹈《红披毡》中，舞者借用传统舞蹈“旋舞披毡”的腰身、步伐为其基本动律，形成崭新的彝族披毡舞。可以说一个舞蹈的成功与否、编创水平的高低，与舞蹈动律的创新紧密相连。

我们可以从传统民族民间舞蹈中，发掘提炼彝族舞蹈动律，也可从生产劳动及日常生活提炼动律，还可从其他民族的舞蹈中，借用有益的元素，创新彝族舞蹈的动律。只有不断学习、吸收并大胆创新，才有可能出精品。我们不愿看到某些舞蹈编导滥用现代时尚的身韵，万变不离其宗地编创民族舞蹈，丢失民族舞蹈的个性。用千篇一律的舞蹈身韵替代了彝族舞

蹈本身特有的韵律，不同民族舞蹈的区别就只剩下服装的差异了。由此，我们深深感受到，彝族民族舞蹈要传承和发展，需要对彝族舞蹈的动律，做更多的研究并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成就彝族舞蹈的辉煌之梦。

（三）提升彝族舞蹈的内涵

除了发掘创新彝族舞蹈的动韵律外，舞蹈工作者还应当以强烈的民族责任心，丰富彝族舞蹈的内容，提升彝族舞蹈的品位。舞蹈的内涵和品质，决定着舞蹈的生命力。舞蹈的品质、内涵有高低、粗浅、雅俗、精细之分。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彝族舞蹈《珞惹·月》以一位彝族女子为月亮的化身，一群男子象征巍峨的群山。我们看到了月光在山顶的挥洒，山间的徜徉，在海子底静卧，在湖面上低吟浅唱。是男人以大山般的肩膀托起了心中的月亮，是妩媚的月亮以女人的柔情使大山变得宁静而安详。舞蹈那不可言状的蕴藏，是彝族民族深层次情感的象征。彝族群舞彝族舞蹈《阿莫惹妞》（彝语意为“妈妈的儿子”）在短短数分钟内，鲜活地展现出“母亲万般辛劳养育儿子，待儿子终于长大成人后母亲却衰老了”这样一个令人动情的主题内容。母亲的勤劳善良，母爱的无私博大，母亲对儿子的辛勤哺育，儿子对母亲的依恋崇敬，在这样的表层情节的架构下，蕴含着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繁衍史。其内涵已经突破了一个民族的局限，而具有了广泛的人类性。我们还看到《溪涧》中那位背水彝族少女情窦初开的梦幻，她与拟人化的石头之间微妙的情感交流，舞蹈所营造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氛围、天人合一的境界，使舞蹈的内涵和外延都给人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艺术是

以感情为中介的形象思维，由于感情因素的波动性和不稳定性，从而决定了形象思维的模糊性。艺术的魅力往往产生于说得清与说不清之间，在似与不似之间，真实与质朴是一切艺术作品美的原则。艺术贵在创新。我们需要形式上的创新，更需要思想内涵上的突破。因此，如何去挖掘“内宇宙”的无穷奥秘，揭示人性美的大爱无疆，是历史赋予新时期彝族舞蹈工作者的神圣使命，也是所有热爱彝族舞蹈艺术的人们的共同愿望。

彝族人民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众多美好的神话，感人肺腑的传说，神奇英雄史诗，至今还在彝区流传；彝族儿女从奴隶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巨大变化，和谐社会、新农

村建设的辉煌成就，有目共睹……这为舞蹈创作者提供了无比深厚的生活基础，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我们应当创作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社会的宏伟作品，我们应当为养育我们的人民，提供更多美好的精神食粮。我们期盼彝族舞蹈家创作出更多贴近生活、贴近百姓、贴近社会，表达彝族群众深厚思想情感，塑造高尚民族精神的民族舞蹈精品，让彝族舞蹈之花在中华民族的大花园中，更加灿烂夺目。

参考文献

- [1] 杨茂香畅. 浅论禄劝彝族笛脚舞的保护与传承[J]. 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2009(4).

02 第二节 巫傩文化视野中的凉山彝族苏尼舞初探

一、凉山彝族苏尼舞概述

生活在祖国西南的彝族人民，在风风雨雨的岁月长河中，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璀璨如星河的文化。在大凉山，能沟通神、鬼、人之间关系的职业者，叫“毕摩”和“苏尼”。毕摩主要司理祭祀，而苏尼则是手敲皮鼓、舞动腰身来娱神驱鬼、治病救人。这类舞蹈，我们称之为苏尼舞，即彝族巫舞。

苏尼有男的，也有女的。为了区别男苏尼和女苏尼，则在女苏尼前面加个“嫫子”字，即“嫫尼”（女巫之意），男苏尼仍叫苏尼。

苏尼的职责主要是驱鬼、收鬼、占卜、治病，主要法器是羊皮鼓。羊皮鼓为双面小鼓，鼓皮用皮筋互相缝连，紧绷于鼓圈上，直径约1.7尺，高1.5尺，略呈椭圆形。鼓柄用皮筋系于鼓圈上，这样的设计既省去了鼓架，又不因为手捏鼓面而使鼓声受到影响。鼓柄头部雕成龙头状，颈部上下穿一孔，上穿一颗珠子，穿过珠子再系一个小铃铛，并在珠下系上五色布条，皮鼓里还放入许多麻子或豌豆（有的放沙粒或黄豆），鼓槌呈S形。苏尼摇动或击鼓时，羊皮鼓的鼓声和沙沙声浑然一体，形成合声，悦耳动听。

苏尼作法时，总是企图通过自己的动作、

节奏、说唱、音响讨好神明，震慑鬼怪、妖孽。鼓乐声中悠然起舞，目光迷朦，神情恍惚，心地虔诚，尽情地扭动身体和四肢，向上苍神明传达他们的真切感情，并不断让臆想中的鬼怪感到惧怕，最后逃之夭夭。每当夜幕降临，彝族山寨昏暗的屋内只有火塘中的木柴在忽明忽暗地燃烧，堂屋内充满了神秘气氛。苏尼开始摇动皮鼓，浑身颤抖，继而敲响皮鼓。在不断变换节奏的敲击中，苏尼假托其护法神附体起身舞蹈，或旋转跳跃，或念咒呼喊，病人家属及堂屋内的人也不断齐声“呜、呜”呼喊、助威，仿佛鬼怪真的被苏尼征服、驱赶或收住，达到了驱鬼除灾、祛病治疗的效果。

无神论者认为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鬼魂的，但彝族巫舞产生于奴隶社会及之前的社会形态，它不应该属于封建迷信，而是一种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文化事象。苏尼作法，其目的是驱鬼治病而不是证明世界上真有鬼魂。如果我们将巫舞中设定的鬼怪看作是文艺创作中常见的起兴手法，是一个假定（假托），那么这个鬼怪就不会太令人恐惧和狰狞了。整个仪式中，我们不难发现彝人原始宗教中的戏剧成分，即假定的鬼怪，假定的能沟通神、鬼、人的苏尼，假定的祭牲，假定的驱鬼的鼓声及其驱鬼仪式

等。正是诸多有形、有声、有戏的元素，致使彝人的巫舞受到娱人、娱神、驱鬼、治病的效果。

事实上，我们确实看到一些病人通过苏尼的“驱鬼”仪式得到了康复，就不会再觉得不可思议了。根据现代心理学观点，我们可以把苏尼驱鬼的过程，看作一个心理暗示、心理治疗的过程，或许更为贴切。尽管我们知道巫师无法与神灵通话（神灵原本就不存在），但世界上确有许多事物用我们现在的知识是无法解释的，这或许是一种巧合，或许是一种必然。也许巫师的驱鬼，是“瞎猫碰上个死老鼠”，碰巧有效果；也许巫师确实掌握了一定的自然规律和知识，借用了自然的效果；也许身陷无可奈何处境中的人们，在某种心理暗示下，激发产生某种奇异的生命奇观。

可以肯定的是，彝族苏尼及苏尼舞能传承至今，总有它传承的因果缘由，总有它传承的社会基础，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民族文化事象。

二、独具特色的巫舞道具——彝族羊皮鼓

彝族苏尼有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据彝族经典《祭请地神经》《穆神动》记载，最早的苏尼起源于上界史穆玛哈（上天之意），是一个叫斯乌的人发明了羊皮鼓。而彝族民间关于苏尼的渊源则另有说法：一个叫穆乌斯吉的兹莫带领一群人到一个叫尼木俄觉的大山上去狩猎，不巧受到妖魔鬼怪的袭击，穆乌斯吉的手下被妖魔鬼怪吞食，只有穆乌斯吉逃进森林中，并爬到一棵大树上。当他爬到树梢时，发现树杈上挂着一面羊皮鼓。于是，他

拿起一根树杖猛击羊皮鼓，想不到树下的妖魔鬼怪纷纷逃窜而去。穆乌斯吉知道妖魔鬼怪害怕羊皮鼓后，经常用它来吓唬妖魔鬼怪。

我们知道苏尼神授是不可信的，但皮鼓和操鼓的苏尼源自狩猎是有道理的。著名彝族民间文学家阿鲁斯基先生曾告诉笔者，彝族苏尼的皮鼓和皮鼓舞或许起源于原始的狩猎生活。遥远的狩猎时代，彝族先民驰骋于茫茫林海，奔跑在原始荒原，露宿于崖下溪边。他们往往将猎物剥皮，使皮与肉分离，以便烘干带回。也许就在那时，哪位猎手无意间敲打了烘干的皮张，那皮张竟能发出砰砰的响声。也许这位聪明的猎手又将烘干的皮张裹（系挂）在木条上，继而敲打出更大的声响，就能在追赶猎物时，起到轰赶猎物的效果。由此，便产生了第一面简陋、粗糙的彝族皮鼓。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效仿的人多了，便有了更加聪敏的人，发明了鼓圈、鼓柄、鼓槌……更有聪明人为了使皮鼓的响声更加和谐、悦耳，便将司空见惯的麻子或豌豆粒，创造性地放进皮鼓中，从而让彝族人有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皮鼓。今天的彝族老苏尼虽然不懂得热胀冷缩的原理，可当感觉皮鼓声不够响亮时，便将皮鼓放在火上烘烤，不一会儿皮鼓就会恢复理想的砰砰响声。

透过远古岁月的迷蒙，我们仿佛看到那些勇敢的彝族猎手，不断敲击皮鼓追捉猎物，猎物终于疲惫不堪地倒下，成为猎手们的囊中之物。当猎人们凯旋临近山寨时，他们也会敲响皮鼓，告知等待的父老乡亲，我们满载而归了。当人们喜庆狩猎的成功、金秋的收获时，人们也自然会敲响皮鼓，晃动腰身舞蹈。慢慢地，生活中那些熟能生巧的高明鼓手，尤其是那些